



扫码看视频

工地上烈日炎炎、酷暑难耐,塔吊工是离太阳最近的“孤勇者”



王子卿在高空驾驶室内

现代快报+记者 顾潇 摄

在40多米高空,塔吊工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,胳膊和脸常被晒得起皮 工地上,他们是离太阳最近的“孤勇者”



头顶烈日,身处40多米高空,毒辣的阳光从三面透明的玻璃窗照射进来……八月的扬州烈日炎炎,酷暑难耐,工地上机器轰鸣,建筑工人挥汗如雨,一幅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。在工地最高处,塔吊工王子卿正坐在不足2平米的驾驶室里聚精会神地操作着塔吊。作为一个“离太阳最近”的人,王子卿顶着烈日已经做了21年的“孤勇者”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韩秋 顾潇

离太阳最近的“孤勇者”

8月8日,烈日高照,户外温度已经高达近40℃。在扬州高邮一处工地上,44岁的王子卿正在塔吊驾驶室内聚精会神地操作。“大臂向右,

再向右一点……”工地信号工正在塔吊底下,通过对讲机指挥王子卿吊装。靠着目视和指挥,王子卿在40多米高空通过操纵杆控制着大臂和吊钩,两分钟就将一吨多重的钢管顺利吊运到目的地。

上午10时30分,工地上温度越来越高,为了保障工人们身体健康,施工方避开了中午高温时间上班。已经在塔吊上工作了5个小时的王子卿也走出了驾驶室,手戴手套,通过笔直的“云梯”,手脚并用爬下了塔吊。记者用手摸了一下塔吊的铁架,刚一触摸就感觉非常烫手。王子卿告诉记者,经过烈日长期炙烤,钢架的最高温度能达到50多摄氏度,爬梯子时必须戴上手套,否则要被烫伤。

爬了40多米的铁架,王子卿已经是满头大汗,下了铁架他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一瓶水一饮而尽。“爬上塔吊就要等下班才能下来,一次要在上面待五六个小时。”王子卿告诉记者,塔吊是工地的最高处,每天他都是孤零零地在悬空的驾驶室内

一坐就是一天。由于驾驶室只有2平方米左右,塔吊上也无厕所,即使天气炎热口渴难耐,还是需要克制自己尽量少喝水,“上厕所太不方便了。”王子卿告诉记者,为了工作需要,塔吊工人小便时基本上都是在驾驶室里用瓶子解决,下班时再将瓶子带下来。

驾驶室里的“烤”验

王子卿的工作时间是早晨5点30分到10点30分,下午一般是2点30分到6点30分,这意味着他每天要上下爬4趟塔吊。“在攀爬过程中,还要注意检查塔身上的螺丝有没有松动。”王子卿告诉记者,由于塔吊长期露天使用,在高温以及雨季条件下,非常容易造成塔吊金属体的锈蚀,再加上塔机经常回转、起吊和卸载,容易导致螺栓松动。为了保证塔吊的安全,检查塔吊螺栓螺母、销轴、钢丝绳、打黄油保养也就成了他每天正式作业前的必做工作。“这一路垂直攀爬上去,还要沿途做检查,其实很耗费体力,光这一通操作,到了

顶上就已经是一身大汗了。”

“现在驾驶室里安装了空调,我们塔吊工已经舒服很多了。”虽然驾驶室里的温度降下来了,但高空作业需要视野开阔,驾驶室三面都是玻璃窗。“胳膊和脸上被晒得起皮是常事。”王子卿告诉记者,炙热的阳光和紫外线现在是塔吊工最大的敌人。为了防晒,再热的天王子卿在驾驶室里也要尽量穿上长衣长裤。

在操作塔吊时,阳光常直射眼睛,除了过硬的技术,更需要极致的细心、专注和耐心,“真像在几十米高空做绣花工。”回头一算,王子卿已做了21个年头的“高空绣花工”。

塔吊越来越高,日子越来越好

王子卿出生在高邮市界首镇的一个困难家庭,2003年,在远房亲戚的帮助下成了一名塔吊工。回想起自己第一次上塔吊,王子卿感觉非常不好意思:“第一次爬塔吊腿都是软的,当时只有16米,爬了3次才爬

上去。”凭着一股子好学劲,王子卿很快就克服了内心的恐惧。

“才开塔吊那几年,真的非常辛苦。”王子卿告诉记者,20多年的时间里,塔吊的技术和环境越来越好。“刚开始的塔吊,驾驶室一个平方不到,里面只有一只小电风扇。”到了夏天驾驶室里酷暑难耐,塔吊工们只能穿着一条裤衩在空中作业。“现在条件好多了,驾驶室里不仅有空调,而且还有航空座椅。”

21年时间,王子卿从奋斗的青年成长为成熟的中年,也在塔吊上见证了整个城市的发展。王子卿告诉记者,他工作的第一个工地是安置小区,只有6层楼,塔吊最高只有30多米。“20多年来,我开的塔吊高度从30米升到50米,从50米到70米,从70米到90米,从90米到百米以上……”王子卿笑着说,他在工作中亲眼目睹了高邮20多年的“成长”,城市面貌一年一个样,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就他自己而言,20多年来,家里的变化也非常大,购买了新房,工资也翻番了。

常州有群“追蚊子的人”: 把自己当诱饵,每次捕蚊都要忙到半夜



扫码看视频

布雷图指数法寻找蚊子



▲捕蚊小分队收集到的蚊子样本 通讯员供图

工作人员用人诱法在户外捕捉蚊子

每年的七八月份是蚊媒消长的高峰,也是“捕蚊人”最忙碌的时候。酷暑下,他们早出晚归,在户外抓十来个小时的蚊子,进行数据分析,为防控疟疾、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提供媒介数据支撑。近日,现代快报记者走近常州市疾控中心捕蚊小分队,揭开捕蚊工作的神秘面纱。

捕蚊现场,拿自己做诱饵

最近一次的捕蚊是8月4日傍晚。匆匆扒拉几口晚饭,2人小分队就出发了,目的地是省级蚊媒监测点奔牛镇。

“今晚用的是诱捕法,让一人坐在蚊帐内当‘诱饵’,另一人打开手电筒拿起设备捉蚊子。”常州市疾控中心血防科工作人员朱仕英说,蚊子对于二氧化碳敏感,“人味”是最佳诱饵,人诱法一直是观察蚊子密度和季节消长的主要方法。

2人小分队成员与奔牛医院的工作人员会合后,支起一顶蚊帐,一个人坐在帐中,另外的人守在蚊帐外,没一会工夫蚊子就开始聚拢过来。接下来,每隔一个小时,蚊帐外

的人利用捕蚊器捕捉蚊子。

等待、捕捉、收集、记录……如此往复5次,午夜已过,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。一个通宵奋战,数不清的蚊子在透明袋子中飞舞,作为“战利品”它们被带到疾控实验室进行种群鉴定和密度监测。

哪有蚊子,哪就有他们的身影

除了晚上诱捕,白天的监测任务也并不轻松。常州市疾控中心血防科科长谢轶青说,白天捕蚊小分队需要顶着高温,挨家挨户收集之前放置的蚊虫孳生陷阱景观盆,通过每30天更换1次诱剂和清水,观察景观盆内是否有虫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。

景观盆收集完毕,找个有阴凉的杳晃,工作人员蹲在地上,用纱布收集捕捉陷阱景观盆中的目标虫,然后再换上新的诱剂和清洁水。

“我们还要去田间杂草中、房前屋后,寻找有积水的瓦罐、水桶,看能不能找到蚊子的幼虫(孑孓)。”谢轶青介绍,这种监测方法叫作布雷图指数法,主要用于检查记录室外所有小型积水容器及其幼虫孳生情

况,收集阳性容器中的蚊幼虫进行种类鉴定。

捕蚊人的坚守,说起蚊子如数家珍

辖市区的疾控中心、乡镇医院都有捕蚊人,这项工作从5月开始,每半个月开展一次,持续到10月。蚊子是重要的病媒传播生物,与疟疾、登革热、乙型脑炎等疾病息息相关,捕蚊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监测蚊虫种类、分布特征和蚊虫密度,以将蚊虫传播扼杀在萌芽中。

捕捉到蚊子后,工作人员先用肉眼粗辨蚊种,存疑的继续利用显微镜细辨,每个捕蚊人都练就了一双“火眼金睛”,按蚊、伊蚊、库蚊……提及如何鉴别看似没啥差别的蚊子,每个捕蚊人都如数家珍。“常州地区的蚊子主要是以库蚊为主,也叫家蚊。”谢轶青说。

自2011年至今,常州即无本地原发感染疟疾病例报告;2015年,常州市级达到消除疟疾标准。这一切离不开捕蚊人的辛苦付出。

通讯员 姚瑶
现代快报+记者 陆文杰